

深度
调研

亲桑之礼

慈利板板龙灯考察报告（上）

孙文辉

受慈利县板板龙灯协会邀请，2019年8月18日至19日，我冒着酷暑，前往张家界市慈利县相关的四个乡镇作专题考察。

早在2006年，慈利板板龙灯就以龙舞板板龙灯的名义进入了湖南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之后几次申报国家级名录均未能成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这次申报，依然找不到方向。

板板龙灯，在中国一些南方省份都有，有的地方就叫做板板龙，虽然都是农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民俗活动，但其源流各地说法不一。我想：这种来自春天的祭祀仪式，一定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相关。但所有说法，似乎都不靠谱。

为了了解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考察之先，我通过网络看了一些视频和图片。

板板龙灯，除了龙头、龙尾是巨大的龙灯外，其龙身均是木板，木板上扎制有各种灯笼，由众多的汉子肩扛或手持木板，随龙头在大地上游动。

它究竟源于古人的何种生产生活方式呢？它以穿越的方式盘旋于大地之上，它为什么要穿越？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穿越？它的这种穿越与木板又有什么关系？

以龙来穿越，必与春天祭龙以求风调雨顺有关，也就与农业丰产有关。我查了有此项目的地方，发现这些区域在古代都有蚕桑养殖。

那么慈利古代养不养蚕呢？慈利板板龙穿越的是不是古代的桑林呢？

我独自一人乘车来到了慈利，实地考察这个项目。

慈姑，一个引人遐想的名字

慈利，在秦代属于慈姑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置。慈姑县（县治今慈利县蒋家坪乡太平村）是澧水流域最早的行政区。慈姑县的范围很大，包括今张家界市（慈利、桑植、永定、武陵源）、常德市安乡、澧县、津市、临澧、石门各县和桃源县一部分，以及湖北省的公安、鹤峰县。至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慈姑县被分置，慈姑名被取代。

秦时那么大一片土地被命名慈姑，慈姑有何文化含义？

慈，甲骨文即慈(丝)，金文慈=慈(丝)+心(心)。慈姑应与蚕丝有关；慈姑是不是蚕桑女神呢？

在先秦时代，湖湘地区的丝织业是相当发达的。从考古资料来看，荆楚湖北，为长江文明发源之地，自古纺织工艺发达。

南朝宋时，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冬十月丁酉，诏曰，古者荐鞠青坛，聿祈多庆，分茧元郊，以供纯服，来岁可使六宫妃嫔，修亲桑之礼（《蚕桑萃编》卷一 稽古）。今慈利县属南朝时宋地，皇家的亲桑之礼，在植桑养蚕的民间也会以自己的形式体现。

植桑养蚕是这一地域农家重要的生产方式，明嘉靖《常德府志》载：元代，居民务本，勤于耕织，自崇观以来，织锦绣为业。常德府每年要向朝廷进贡茧丝织品168疋（嘉靖《常德府志》卷七），织丝需要养蚕，养蚕需要桑叶，人家所植者谓之桑，山中野生者谓之柘。（嘉靖《常德府志》卷八）而桑、柘也是当地特产。因此，自战国至清代，蚕丝、苕麻和棉花，是慈利农民重



2016年张家界千岛龙潭首届板板龙灯艺术节掠影。张益忠 摄



今年元宵灯会，龙潭河人民用板板龙灯祝贺建国70周年。杨年春 摄



太极图 张益忠 摄

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来源。

在农耕社会，收成靠天，有生产必有对丰收的祈盼，对神的祭祷。

每年春祭，农民祈求桑、麻、棉丰产，因此到了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三）紫姑，为当地民间祭祀之蚕桑女神；农民在迎祀紫姑神之时，以龙灯绕行于桑田麻地，以求新年风调雨顺，丝苕丰收也是必然。

嘉庆《常德府志》的这条史料引自南朝时《荆楚岁时记》。以卜将来蚕桑的紫姑，是这一带民间祭祀之蚕桑女神，紫姑就是先秦民间的蚕桑女神慈姑。

甲骨文兹=慈。因此，慈姑也可以理解为丝姑，即蚕丝之女神。

在古代亲桑之礼中，求风调雨顺之龙神比紫姑更为重要。因此，龙王的作用被强化，紫姑的崇拜逐渐淡化，慈姑也被后人忘却。

祭龙，求的是风调雨顺

我们知道，在农耕社会形成的民间龙文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内在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在春天来临之际舞龙灯，祭祀的是云中之龙，为的是风调雨顺；人们在五月划龙船，祭祀的是水中之龙，为了是驱赶带来洪水的孽龙。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王是水中神祇，掌管行云布雨。

过去，慈利板板龙是以宗祠为单位组织舞龙的。在板板龙灯的灯队前，抬有一龛神像，据说是各姓氏宗祠的祖宗神像，祭龙求祖先，有点错位。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感到困惑。

我来到了二坊坪镇。这里以李姓为主，供奉的祖宗菩萨据说是黑神都督。

我翻阅了李姓的族谱。族谱首卷就印有一副宗祠图，图中清楚地表明：李氏宗祠的正殿，就是龙王殿。

再看李氏宗族玩灯时所抬的神龛和牌位。牌位上写着黑神都督荣禄大夫，李氏族人称之为黑神都督。荣禄大夫在元、明、清三代为从一品文官，而都督又是武官，同时他又是大神，民间对祖先的崇拜好大喜功，可见一斑。

然《宗祠图》说明此黑神即是黑脸

龙王。

同样，我们在高桥镇看到的、叶氏家族供奉的三保龙王、龙潭河镇朱氏与张氏家族供奉的金龙大神，都是龙王的尊神。

在高桥镇，一位村民拿来了宗祠收藏的数块银牌和一组铜铃。他告诉我：铜铃本来有四个，使用时绑在抬神龛的马夫腿上，四位马夫走路时步伐一致，铃声叮当，以人作马，表现出人对龙王的尊敬。

清《蚕桑萃编》卷十三载有无名氏《园中即事》一首：正月上甲风，信番吉利东，谷日又蚕日，妇工参化工，豆觞春酒后，柘社影斜中，灯火元宵闹，神祠报赛功。各家各户在元宵节以灯火的形式祭祀龙王，慈利板板龙继承了古有的宗祠祭神传统。

我们在龙潭镇考察了慈利板板龙灯传习所和演艺场，传习所有4300平米，演艺场有8600平米，于2016—2018分三年建成。演艺场搭建了一个舞台，广场上可容纳2万名观众。一个小镇建成这样大型的非遗活动场所，足见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板板龙灯的热爱。

进入传习所首先看到的是大量篾扎纸糊的灯，这是安放在龙身板上、为数众多的灯。

这使我联想到在高桥镇看到的老板板，我想：为什么古人以木板来作龙身？这些木板最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板？

有人说是板凳板、有人说是谷仓板。我想板凳板太短，又有腿，不适合安放茧灯；谷仓板虽有长板，但在仓板上打连接龙身的轴眼，也不合适。只有织布机上的坐板，每家每户都有一块，既与布帛关联、有其文化内涵，又适合平日和节日交替使用。

这一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龙潭河社区主任、龙灯传承人刘汉周说：对！应该与织布有关。我们原来玩龙灯，吹的号是布号，打的锣是布锣。

什么是布号、布锣？

原来，布号是用竹篾扎制号的骨架，然后用土布一层层缠在骨架上，再在布上刷桐油，待风干后，布号制成。布号吹起来声音特别低沉，传得很远。我问有没有文物存在。刘汉周说：没有了，但恢复起来不难。我嘱咐他们赶快

抢救、恢复。

布锣也比较特殊，锣没的卷边，只是一面圆形的铜锣；不同的是锣上用布套套上。我问有没有文物存在？刘汉初告诉我：锣还有，但没有了布套。我想看看，他告诉我，离这里太远，一时看不到。

板板龙灯与桑蚕、布帛的关系越来越清晰，这使我很兴奋。我请教乡亲，他们是怎样舞动这有数百人参与、又是各式各样的龙灯？

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我：玩板板龙灯，原是以家族为主：如朱氏抬黑龙都督、叶氏抬三保龙王、朱张二姓抬金龙大神神像出灯。2014年5月慈利县成立板板龙灯协会后，原来由姓氏家族主持的出灯，改为龙潭河、二坊坪、高桥三个乡镇组织的大型板板龙灯舞队出灯。

出灯前，人们要在祠堂里烧香祭祖，为龙点睛，然后出灯。板板龙灯队以九眼镜头开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18盏吉祥排灯为前导，脚系铜铃的马夫抬着龙王菩萨神龛，由马仔护卫龙头，在项目主持人持导灯的引导下，巨龙在大地上舞出大盘太极图、金线吊葫芦、一笔福，以及新增的祖国万岁、庆丰收、中国梦等图阵。舞龙人在鼓乐炮仗声中欢呼狂舞，祈祷神龙保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队伍这样庞大，相互之间又看不到导灯，你们是怎样完成这样大型图案展示的？

刘汉初说：奥秘在桩。原来，龙灯摆兵布阵，靠的是以人定点的桩。作为桩的马仔，听从导灯人的指挥：行进过程中，由导灯指派马仔定点站桩，龙头绕桩而行，龙身看龙头、一板盯一板，龙尾跟板行；龙头见桩就绕，以矩行进。舞谱在导灯人心中，图阵由站桩人设定，众人相互配合，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大功告成。

我想，当祭祀神圣性逐渐衰减的今天，人们要完成这样大型的团体活动，没有一种精神是支撑不了的。这种精神是什么？也许就是共同的欢乐与集体的荣光！

►敬请期待下期《亲桑之礼 慈利板板龙灯考察报告（下）》